

聚焦红色文化的创新表达,大学生向新发力,今天上午,“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第二季“左翼文化与当代青年责任”五四专场活动在左联纪念馆举行。上海戏剧学院学子以红色话剧《前哨》片段与沉浸式导览结合的形式,为市民献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文化教育课,并通过宣讲传递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位当代大学生与他戏中所饰演的前辈英雄同频共振的澎湃的青春与理想。

——编者

“他们说你是个诗人,于是我有点懂你了。”第一次在泛黄史料中与殷夫先生相遇时,我在排演笔记上写下这句话。中学以来,我也写诗,希冀用诗句对抗青春的迷茫。只是写得多了,反而开始疑惑起诗歌的意义。而后,殷夫先生出现了,带着他的故事和诗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其实称呼殷夫为先生,多少是有些奇怪的。毕竟我现在已经超过了他牺牲时的年龄。但当舞台灯光一次次暗下去又亮起来,当我一次次缓缓褪下殷夫沾着“血迹”的戏服又再次穿上,化妆间的镜子里映出的不仅是21世纪青年的面容,更叠印着九十多年前那些执笔为枪的身影。是的,殷夫先生早已用滚烫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烙下永恒的印记。

而当我望向我的同伴,一如九十多年前的他。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不是自己在战斗。我们正被同一种伟大的精神所鼓舞,我们的心是烫的,我们即将振臂高呼!

我猜想,这也许就是诗的意义。当我在排练中无数次诵读《血字》时,突然明白那些力透纸背的诗句不是墨迹,而是年轻心脏泵出的热血。他本可以像兄长那样成为军官,却选择在租界亭子间用钢笔作刀枪;他完全能靠才华跻身文坛,却甘愿在工人夜校用诗句播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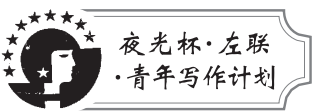
今天站在智能屏幕前的我们,已不需要像殷夫那样在巡捕房的追捕下血印传单。但当我们面对算法茧房里的信息轰炸,当消费主义试图消解我们的理想,这种没有硝烟的战场何尝不需要战士?殷夫在诗歌《孩儿塔》中写道:“残酷的时光,我见你”,这让我想起在科技实验室彻夜攻关的伙伴,想起在乡村振兴一线奔走的身影。新时代的青年依然在用不同的方式书写“血字”,只不过我们的墨水变成了芯片上的刻痕,田垄间的脚印,云端里的代码,或者一首诗、一部戏。

我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我们的校歌,歌词出自田汉先生,《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今年是左联成立95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九十余载岁月匆匆,先辈的故事已经长成这片大地上的每一株花草,每一棵树木。

如今,我们依然听着他们的故事,读他们的文字,听他们的歌。

他们,已是我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吧!青年们!以青春之我,筑中华之魂,成时代之光!



2007年,我借调到上海世博局,开始了我3年多的世博人生涯。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以城市生活为主题的世博会,也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7308万人次的参观人数创下了历届世博会之最。世博会期间,除了5.28平方公里的展览园区和17000多场文艺活动外,包括一场高峰论坛和6场主题论坛在内的数十场高规格国际论坛也谱写了新的历史纪录,更留下了《上海宣言》《上海手册》《上海世博会志》等重要精神财富,而“世界城市日”的申设,就来自于《上海宣言》的倡议。《上海宣言》是一份对上海世博会纷繁多元的展示、演出、论坛的高度提炼。2008年1月起,上海世博局组建专门工作团队,筹备起草《上海宣言》,具体工作由论坛事务部负责。我作为议题策划的负责人,承担了《上海宣言》的专家召集与研讨工作。由中方权威专家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以及国际展览局也成立了相应的起草小组。三方的专家团队对《上海宣言》的各个部分开展了漫长的跨国界磋商与研讨,并逐

字逐句对宣言内容进行调整和修订。尤其难忘的,是2009年11月26日上午,我们陪同杨雄市长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国展副秘书长洛塞泰斯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会谈。当天中午每个人都分到一块比萨和一杯可乐,三位领导相谈甚欢,当天就定下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并一致决定要设立“世界城市日”这个国际日,作为上海世博会的精神遗产。

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前,国内各部门以及部分国家总代表围绕着是否将“世界城市日”这一倡议放入《上海宣言》有了不同声音,磋商工作持续到2010年10月30日深夜。为了达成“最大公约数”,会场内的谈判工作通宵达旦,在指定负责印刷《上海手册》的印刷厂,两份已校对过无数次

“青年必读书”

管继平

恰巧是一百年前,也就是1925年1月,有着“副刊大王”称号的孙伏园,想在刚刚接手的《京报副刊》上弄点起色,搞点“花头”,顺便也和他的老东家《晨报副刊》别别“苗头”,于是便在他编辑的《京报副刊》上发出“两大征求”:一是让青年读者写出“青年爱读书”十本,二是让名流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十本,他将在下月起陆续刊载各种征文意见,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妙招”果然让沉寂一阵的文坛又活跃了起来,一时内稿件纷至沓来,数百位青年给出了“爱读书”的答卷,而七十多位名流大咖,如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顾颉刚等,则被“定向”接受了试卷问答。

三百多张有效选票,选出了青年爱读的各种书籍。按得票高低排列,结果,《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拿下了前三。前十位都是中国书,除了《史记》《诗经》等古代经籍之外,当代作家仅两位进入



正值春光大美的时节,人们换上春装,纷纷去游园、赏春。我爱人却最爱到菜市场寻春,他总说那里的春意一点也不比公园逊色!他指着满满的菜篮说,大好春光已经被拎回家啦。你瞅瞅,这荠菜绿油油、水灵灵的,根茎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看着就心生欢喜;闻见了?香椿的特殊香气老远就钻鼻子,这可是第一口春天的味道;你最爱吃的蚕豆也买来了,足足能炒上一大盘……

把新鲜蚕豆去壳剥皮后,将豆瓣焯水捞出,铁锅烧热,浇一勺花生油,青葱段啦啦作响,变成金黄色时,加入焯好的豆瓣和少许盐,

前十,一是鲁迅的《呐喊》排第五,二是胡适的《胡适文存》排在第十,幸好那时还没有金庸和琼瑶。至于七十多位的名家推荐,那就丰富复杂得多,古今中外文史哲,几何物理相对论,几乎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譬如梁启超一口气写了《孟子》《荀子》等十本中国书,翻译家潘家洵一个劲推荐了十本外国书,而胡适则中外参半各荐五本……可见专家的意见永远是很难统一甚至互为矛盾的,本来么,所谓“青年必读书”,就是一个最没有标准答案的征求,每位专家学者都按自己的口味推荐。有位民俗学家江绍原,就在征求表的书目栏里画个大大的“x”,然后旁注道:“我不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授’爱读书的书目而已。”

征文连载到了二月下旬,轮到大文豪鲁迅出场,他也一本书没荐,只在书目栏中写上“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向来特立独行,他借机反而语惊四座地解释道:“我以为要少——或者

餐桌上的江南春

陈姗姗

只需慢慢翻炒,让豆瓣充分吸收葱香味,一道葱油蚕豆就来诱惑你的味蕾了。说到蚕豆,就想到以前学习课文《孔乙己》时,老师提问同桌,孔乙己教店里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这表现了孔乙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同桌嗫嚅着回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下了课,他对我说,茴香豆,你吃过吗?我扑哧一下笑出声,后来到绍兴游玩,特意打卡咸亨酒店,“孔乙己茴香豆”是



只需慢慢翻炒,让豆瓣充分吸收葱香味,一道葱油蚕豆就来诱惑你的味蕾了。说到蚕豆,就想到以前学习课文《孔乙己》时,老师提问同桌,孔乙己教店里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这表现了孔乙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同桌嗫嚅着回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下了课,他对我说,茴香豆,你吃过吗?我扑哧一下笑出声,后来到绍兴游玩,特意打卡咸亨酒店,“孔乙己茴香豆”是

特色菜,有淡淡的茴香、桂皮味,咸鲜适口,软而不烂。从此,就喜欢吃蚕豆。后来定居上海,超市零食架上举目皆是老城隍庙五香豆,“不尝老城隍庙五香豆,不算真正来过大海”。五香豆皮薄肉松,越嚼越香,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上海的美食文化名片。而到了春天,“吃过葱油蚕豆,才算接了春神的帖子”,食春、咬春,吃出一年好福气。

生活就是一粥一饭,在平淡中寻觅真味,真正的风雅不在“回”字的四种写法,而在对简单饮食的珍重里,在餐桌上的江南春里。

将大大提升国际社会对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关注,促进各国携手应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and 全球可持续发展,对于上海而言,这一国际日的设立,也是上海世博会精神的有效延续。为了推进城市日相关工作,经报国务院批准,2014年还在上海设立了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负责与城市日相关事务的组织协调、研究培训和活动筹办等工作。

世界城市日是上海世博会的最后一项工作,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接力棒最终交到了我手上。从2011年至今,我紧跟随着城市日工作转换的步伐,先后在申设期间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申设后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后又到新成立的专门机构——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任职,人随事转,始终没有离开城市日工作的第一线。

十日谈

世博与我
责编:沈琦华

明起刊登一组《家有考生》,责编华心怡。

春水绿如蓝

(布面油画)

李诗文



就越遭抵制。萧伯纳曾言,许多英国人终身不读莎士比亚,就因少年时被强迫硬背而造成的恶果。所以说,真正“必读书”是绝难统一列出的,而“不必读的书”倒可以随意列出许多,尤其是当下书籍泛滥的时代。

尽管向青年荐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似乎仍时有发生。《京报副刊》那场争论过了没多少年,鲁迅与施蛰存在上海又来了一场大笔战,起因也是施蛰存推荐青年读《庄子》和《文选》,引发鲁迅的批评。结果一来二去,由误会升级成骂战。施蛰存事后自嘲曰“青眼忽然白,横眉嗔恶少”,一顶“洋场恶少”的帽子,使他蒙冤了几十年。

是不是鲁迅先生一直反对“青年必读书”?尤其是让青年读古书?其实也不然,只是他反对笼统地给所有青年作指导。我们都知鲁迅有个最好的朋友许寿裳,当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要请教鲁迅应读哪些书时,鲁迅则长长地开了如《论衡》《世说新语》等一大串古籍。许寿裳自己也是位学者,但儿子的发蒙与荐书他都请了鲁迅代劳。这使我想起诺贝尔获奖者丁肇中先生在某次演讲中,有人请他为现场的青年提些建议给个忠告,他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他们从来不听我的建议!”通常,我们总喜欢听专家的意見,但专家的儿子,却偏不听老子的意见。

香雪海(外三首)

齐铁偕

香雪海

新萼忽生枝万千,是香是雪是寒烟。晓兼风势湖山立,梅气成云欲上天。

品茗

门前百草兼花斗,屋后诸峰别有泉。满钵盛来春露气,萦帘一缕是茶烟。

理书

避地藏身竹里居,葭园花木见扶疏。一生碌碌何何补,只此长篇闲理书。

舟中

前山排闥后山出,船在耶溪晓雨中。忽忘来时春正急,回头万树已披红。